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世家第七之一

男承熾編

昔在聖王列爵分土用建神明世胄於公侯俾其世世奉宗廟祀河山帶礪與國咸休蓋崇德尙賢統承先王之盛軌也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乎三季强大併吞漸以夷滅惟魯衛綿綿延延最爲久長後亦不祀孰若吾夫子生無尺土之封而夢奠兩楹王祀萬世自漢至今歷朝崇封胄子錫爵上公土田彛器備物典冊雖在中葉偶有震業旋復舊物南北兩宗卒歸闕里考其世次與其人行事類皆敬奉明祀率由典常恪慎肅恭蕃衛天室而其支庶亦皆蕃衍顯榮碩大無朋古昔神靈苗裔無與倫比周子之言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固宜報功酬德亘古一家所謂賢於堯舜遠者非其一微歟司馬遷作孔子世家尊聖至矣顧不當與各公侯傳國次比貽譏牴牾茲用其例述孔氏宗子世系肇自子上至於今衍聖公撮其大者著於篇而周公之支顏曾孟之裔雖承襲居後秩銜亦卑而保姓受職以守宗祊永永勿替亦同孔氏別爲一卷他若閔冉再冉仲諸世襲者以其族屬不入四氏學弗隸籍於曲阜故不載云

孔氏宗子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嘗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

以書如衛問白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遂爲復書又北面再拜以授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再召白爲國相不受子求求字子家楚召之不往子箕箕字子京爲魏相子穿穿字子高楚魏趙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調言子謙謙或作武後名斌史記作慎字子順相魏安釐王封文信君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子三鮒騰樹鮒一名鮒甲又曰子鮒或又曰孔甲字子魚秦始皇并天下子魚命其徒叔孫通仕秦而子魚不仕李斯議焚書鮒與弟騰藏古文經傳於壁隱居教授弟子百餘人與張耳陳餘善陳涉之王楚也餘言鮒世有家法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

以慮未形宗此人可無敵天下涉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東帛以車三乘聘焉餘又使人勸鮒速來鮒遂往涉郊迎執其手讓世務鮒勸以霸王之業涉尊鮒爲博士太師鮒請興滅繼絕封六國後師古行軍禮重同姓拜妻之父母涉跪謝之而不能用及遣周文伐秦不設備鮒再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而恃吾之不可攻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涉不聽師果大敗鮒爲博士凡六旬言旣不用託目疾老於陳論集先聖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及已之行事凡二十一篇名曰孔叢子鮒之後四傳至孔吉封爲紹嘉後承殷統其奉孔子祀者鮒之弟騰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封爲奉祠君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傅卒子一忠忠字子貞

通六藝有高尙之志文帝時徵爲博士子二武安國安國自有傳武字子威爲文帝博士子延年延年博覽羣書武帝時爲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子霸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治尙書昭帝徵爲博士宣帝命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出爲高密相元帝卽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於長安霸爲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德不堪帝欲相霸霸固讓上書求奉先聖祀詔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其長子名數於魯霸卒帝再素服臨弔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諡曰烈君長子福成帝時襲封關內侯卒子房哀帝時襲封卒子均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名改均敦篤好學襲封關內侯徵拜尙書郎晉封

褒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漢拜太尉三上書辭疾不就子志志光武時拜大司馬襲封褒成侯食邑如故卒諡元成子損襲損字君益後徙封褒亭侯子曜襲曜字君曜卒子完襲邑百戶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美紹封美字子餘魏文帝拜議郎封宗聖侯卒子震襲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百戶卒子疑字成功襲封卒子撫舉孝廉辟太尉掾爲豫章太守襲封卒子懿襲兼從事中郎卒子鮮襲鮮字鮮之好學善誨後改封崇聖侯子乘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元魏舉孝廉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子靈珍仕魏爲秘書郎及文帝幸曾選孔宗子襲爵僉舉靈珍乃封爲崇聖侯卒子文泰襲文泰卒子渠襲渠

卒子長孫襲北齊改封恭聖侯周改封鄒國公子嗣愬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叅軍遷太子通事舍人煬帝改封紹聖侯子德倫唐高祖改封褒聖侯德倫卒子崇基襲崇基卒子璵之襲璵之字藏暉元宗授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後以謚孔子文宣王進封璵之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避祿山兵適寧陵卒遂葬焉子萱襲兼兗州泗水令萱卒子齊卿襲兼兗州功曹轉青州司兵叅軍時遭叛亂陷於東平齊卿卒子惟旺襲惟旺卒子策襲策明經及第授曲阜縣尉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遷尙書博士卒子振襲振字國文以公長子咸通中賜進士第一人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兗州觀察判官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

曲阜縣志卷六十

世家

四

員外郎始襲封文宣公天下榮之振卒子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兼曲阜令昭儉卒子光嗣以齋郎授泗水主簿遭唐末世亂失爵爲灑掃戶孔末所弑孔末者宋元嘉時蠲復魯郡民供灑掃役孔景之後也未見孔子後單衰多他徙乘時不綱謀昌聖裔竊世爵兼縣令遂計害光嗣光嗣子仁玉字温如生始九月母張抱匿於外家旣長身長七尺姿貌雄偉善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魯人愬於官曰曲阜令孔末非孔子後孔子後乃光嗣子仁玉也生十九歲矣奏上乃誅末授仁玉曲阜主簿遷龔邱令襲封文宣公晉天福中改曲阜令周太祖幸魯召對賜五品服銀器雜綵命以曲

阜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是爲孔氏中興祖仁玉子
四長子宜字不疑十歲能屬文宋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
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時吳越初定黃州扼
江鄂咽喉宜叅佐兵務宣力頗多太宗時召見遷司農寺丞
掌星子鎮市征上言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當江湖之會
貨賄所聚請建爲軍朝議以戶口少陞爲縣命宜宰之三年
秩滿轉運使王明薦宜言行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機入觀獻
文賦陳家世太宗嘉焉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爵復孔
氏徃役如舊例尋命通判密州已而遷殿中丞雍熙中帝北
征契丹宜受詔督軍餉溺拒馬河卒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
事賜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歷知閭縣長葛縣事真宗卽位

諭侍臣訪宣聖後呂端舉延世召見授曲阜令襲封爵賜子
甚優子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真宗東封泰山幸林廟
授太常寺奉理郎改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天禧五年襲封
文宣公以光祿寺丞兼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太子中
舍卒無嗣以從弟宗愿襲爵宗愿字子莊天聖中以從父道
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
仙源縣事後以祖無擇言改封衍聖公尋遷尙書比部員外
郎通判濰州卒於官子若蒙字公明熙寧初襲封衍聖公元
祐元年以孔宗翰議改封奉聖公專主祀事不豫他職坐事
廢以弟若虛襲爵若虛字公實襲封奉聖公大觀中復改封
衍聖公卒仍以若蒙之子端友襲端友字子交崇寧二年襲

封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關陞高宗南渡
赴揚州陪祀不克歸遂寓於衢終郴州知州卒無子以弟端
操之幼子玠嗣是爲南宗傳六世見通編志居曲阜者璠字
文老端操之次子而玠之弟也金天會中僞齊劉豫授爲廸
功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劉豫廢封絕天眷中仍以璠襲
封衍聖公璠卒贈榮祿大夫人拯襲拯字元濟蚤卒無子以
弟摠襲封摠字元會少穎悟長力學自強通左氏春秋嚴潔
祭祀敦睦族黨親率佃戶之蒙山伐材木增修寢殿及尼防
殿宇廊廡五十餘楹已而授曲阜縣令時歲大旱摠下車甘
雨三日歲大熟勤於吏事案無留牘舊夏絹九丈尺小戶合
并全足輸納吏胥恣爲奸利摠令依市價積筭輸納弊盡革

修縣城禁拆廬舍壞冢墓收葬枯骨之無主而暴露者碑曰
叢冢終奉直大夫卒贈光祿大夫子元措襲元措字夢得初
父摠年已四十生數子皆不育及宰曲阜收葬枯骨夜夢衆
人來謝一人稍前曰嗟哉暮雲之弗及旣寤又搜得十餘骸
并葬之已復夢其人來謝曰今子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
所生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已果得子因以名之而字夢得旣
襲封特詔超授中議大夫已而兼曲阜令遙授東平府通判
改太常博士行太常丞復授同知集賢院兼太常丞知集賢
院兼太常丞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常少
卿遷光祿大夫尋晉太常卿時元兵入汴京元太宗命元措
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主祀事元措上言兵興以來禮樂散

夫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乞降旨收錄太宗
可其奏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
夏月肄登歌樂於曲阜廟就東平造樂器製冠冕法服鐘磬
筍箴儀物肆旣成召樂人至日月山試奏於帝前遂用以祀
上帝元朝一代禮樂元措實始創之卒無子以弟元紘之孫
渢嗣爵元紘仕金至安遠大將軍武昌節度判官生子之固
之固側室生渢渢字昭度嫡母任氏妬甚遣渢隨生母嫁獵
口李氏長遂姓李元措育爲嗣以元憲宗元年襲爵喜較獵
不修祖祀族人羣以不事儒雅攻之且訟其爲驅口李氏子
非聖裔遂奪爵其母任氏悔之爲上疏辨雪不報後知濰州
無子世爵在北者中絕絕四十二年成宗卽位始封孔治治

字世安宗愿第三子若愚之六世孫也若愚子端立字子植
金時權主祀事端立生琥字西老琥生拂字文通並授進義
校尉拂生元用字俊卿金宣宗貞祐二年元措赴汴以元用
代攝祀事授元用爲通直郎元郡王帶孫攻益都以元用有
將畧授以兵使隨征卒於軍元用生之全字工叔元用之隨
征也之全以廸功郎爲曲阜縣尹權主祀事元克金汴都取
元措還乃罷主祀事專尹曲阜縣之全生治治初充曲阜管
民長官襲世職縣尹權主祀事授承事郎治每遇祀事燔盛
牲醴必豐潔宰曲阜二十餘年內撫百姓外給軍旅以才幹
著聞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子思誠代尹曲阜治教戒之
甚嚴及至單州興學校正風俗聽訟平允人自不寃遷奉直

大夫知密州大臣皆言治宜襲封爵詔從之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治卒子思誠嗣公爵尋以非嫡罷封而改封宗長思晦思晦字明道宗愿之五世孫也少受業於導江張頴講求義理不爲詞章學躬耕侍養遠近爭師之母寢疾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孝廉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以儉約自厲教養有法比離任諸生皆不忍舍去旣而襲封衍聖公給四品印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旋陞嘉議大夫改給三品銀印思晦敬奉祭祀念聖廟毀於兵火完葺弗備也力營度垣牆角樓復舊制又新金絲堂祭器禮服悉整飭尼山故有廟久毀民昌耕祭田且百年思晦理其舊請置書院立學官復三氏學田三千畝在沛縣刁

陽之久爲豪民所占者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令貸者如初輸子息供祭祀母敢負請加封先聖考妣王號奏設司樂管勾典籍等官大會族人刻譜於石禁孔末之裔母復昌稱先聖後秩秩如也順帝元統元年春三月卒諡文肅卒之日有鶴百餘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於舍北至正中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子克堅襲克堅字璟夫通左氏春秋工樂府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克堅明習禮樂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爵帝親郊克堅攝太常卿以御史大夫雪雪言拜中臺治書侍御史辭歸旋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復辭會山東兵亂克堅北行次藁城帝以丞相太平薦遣使就起爲集賢直

學士遷禮部尚書知貢舉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自劾歸屢拜官不就明太祖洪武元年徐達下濟寧克堅稱疾遣子希學入覲已復力疾赴京師會帝手詔趣之曰爾祖宗垂教萬世子孫實職王家代有崇榮非獨今日吾奉天命安中夏雖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是也爾言有疾未知實否若稱疾以慢吾不可也克堅奉詔惶恐兼程進召見慰諭甚至以嬰病不煩以官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又賜田一頃居二年慰勞時至郊社必致膳肉二年冬命歸祀孔子三年春復命以疾請歸遣中使日存問詔乘傳還家賜白金文綺三月卒於下邳新安驛舟中子希學前已襲爵希學字士行洪武元年朝京師奏對歷代治理甚悉詔襲封置

官屬如舊制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優其廩給下逮僕從皆有賜又賜襲衣冠帶朝賀班次丞相其後歲覲恩禮倍至以勅勞之曰卿家昭明歷代崇貴不絕者乃由陰騭之重耳陰騭者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彛倫之儀敘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當思爾祖之道貫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爲不易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靴襪希學請飭有司修廟庭治祭器樂器減免賦役皆從之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讌集談笑揮灑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畢力修舉盡復舊觀十四年卒賜卹甚厚子訥襲封訥字言伯篤學恭謹尤工篆法洪武十六年入臨皇后之喪帝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賜膳光

祿館於太學遣尙書劉仲質勞問命卽襲爵訥以居喪辭乃止越明年服除朝京師帝命禮官卜於二月庚午受封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導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成賢街觀者如堵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於大學以拜命告時吏部以資善階請帝曰旣爵公勿事散官賜誥以織文玉軸與一品同班居文臣首襲爵十七年卒子公鑑襲公鑑字昭文有孝行越二年卒子彥縉彥縉字朝紳名與字皆仁宗在潛邸時所命也蚤孤母胡教育之永樂八年年十歲襲封衍聖公帝召見甚喜歸益篤志讀書或加以非禮不與校洪熙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宣德中市書於福建與之詔所司修治闕里雅樂及樂舞冠服正統

中奏請三氏學設生員景泰帝視學彥縉應召率三氏子孫赴京觀禮遂爲例後爲族人克駒等所訐置弗問是年卒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子承慶先卒以孫弘緒襲封弘緒字以敬幼失怙甫八歲祖又卒族人肆爲侵侮祖妾江訴諸朝詔命其族父少詹事公恂理家事戒族人勿欺凌襲封之日召見尙垂髫命官人卽廡下剔之俾歸遺其母賜玉帶去二鏐又賜金章曰謹禮崇德簡教授一人課其學復特封其庶祖母江爲夫人英宗復辟弘緒甫十歲入賀朝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賜白金文綺更賜大第凡郊祭大典及南城賞花西苑較射皆與焉受封後多興建請給三氏學印開族人歲貢格蠲族人田租十之七皆得旨報可然少貴又恃

婦翁大學士李賢多過舉五年以宮室踰制被劾奪爵廷臣請命其弟弘泰代襲而後仍歸其子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代兄襲爵帝命之進學修德率族人母忝聖裔弘治十二年六月聖殿災弘泰方在朝弘緒率子弟奔救素服哭蔬食百日弘泰引咎乞罷弗許還亦齋哭如居喪弘泰蚤孤奉母孝與弘緒友愛無間言十六年夏卒以弘緒長子聞韶襲封聞韶字知德弱冠嗣爵儀度秀整朝士大夫爲振鷺詩集榮其行正德三年上言孔氏稅糧在成化間曾以孔克珣奏請免三分之一乞盡賜蠲免詔從之四年曲阜世職知縣缺聞韶循例選舉族人承章承周等計其有私帝譴責承章等而亦不用所舉承章等猶欲奏帝怒責戍廣西賜璽書令約束族

人六年薊盜劉六劉七犯闕里殘毀聖廟聞韶白巡撫趙璜城闕里會僉事潘珍別有奏得遷縣城衛廟凡襲爵二十三年卒子貞幹襲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越十年入朝秋八月卒於京邸子尙賢襲尙賢字象之襲封時年十四歲巡撫丁以忠言尙賢冲年宜如弘緒例肄業國學從之萬歷九年庶母郭氏訐尙賢帝爲革供奉女樂二十六戶令三歲一朝十七年仍請比歲入賀許之天啓元年冬卒於京師尙賢邃於學嘗曰人心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擾四出惟以明還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聞者爲之憬悟子二衍椿衍桂皆早卒無子乃育從弟尙坦子衍植爲嗣紹世爵衍植字懋甲前行聖

公聞韶次子貞寧之孫也行植蚤孤事母以孝聞初襲五經博士至是襲封衍聖公刑家譜別支派定衍派以下輩次命名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請贈本生祖父母又請贈衍椿如其爵皆報可七年三殿成加太子太保崇禎三年晉太子太傅十三年山左饑疫奏請蠲糧稅出已資糴穀以濟活數千人姚賊倡亂率眾數萬圍闕里衍植登城曉諭羣賊感泣羅拜去崇禎中兩次視學皆入京陪祀甲申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山東撫臣方大猷奏言開國之初禮應勅官崇祀復衍聖公并四氏翰博等爵封禮臣議覆得旨允行
行植入覲

遣官迎勞於邸第給餼廩

曲阜縣志卷六十

世家

七

陛見班列閣臣上

賜茶及宴恩禮有加四年冬卒

遣布政使司官諭祭凡九工部給價造墳賜卹有加禮子興燮字起呂蚤孤生母陶太夫人教育之稍長事母孝甚襲爵時年甫十三已疑重能自立臨事剛果有氣識尤日夜以繼先人志爲念飭廟庭修禮樂諸頽廢事悉綱舉而目張之俾復舊制累晉太子少保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六年冬卒子毓圻襲毓圻字鐘在初入覲年甫十一召見瀛臺禮度如成人

奏對稱

旨越二年應

召陪祀禮成

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

賜之坐

垂問家世及父變得病之由具以對

命宮人授茶及克食辭出

懿旨命內臣送至宮門外諭從官善輔翼之

上嘗御殿毓圻隨諸大臣朝參及退

特命由御道行逡巡辭

上敦諭乃趨出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狩還過曲阜行釋奠禮謁聖林周覽遺蹟隨處垂問
奏對皆稱旨因請擴林地置守衛除租賦設百戶官秩視衛
守備皆許之毓圻因輯

曲阜縣志卷六十

世家

三

幸魯盛典一書上之復奏准重修祖廟白於撫臣河臣奏免邑

人兩河夫役之征而夙夜敬慎不敢居盛滿而稍自放軼者
五十餘年如一日也雍正元年冬十月入朝謝

特典追封孔子五代王爵恩得疾卧邸第

上遣御醫劉聲芳診視

賜參餌十一月丁亥卒

上爲震悼

遣內大臣奠茶酒

諭大學士會同禮臣優議卹典又

命三品以上漢官會弔會送輓歸之日

特命皇三子及莊親王率內大臣四員侍衛二十員至第再奠

茶酒送殯子傳鐸力辭

皇三子曰

上命也卒叩奠成禮乃復

命仍遣行人司司正李據護送乘傳歸葬賜諡恭愨

御製碑文

命於葬日立碑曰加祭二次皆異數也恭愨公純篤質實溫良樂易平生未嘗有疾言遽色學尚實行不喜聲華文譽所作詩文輒焚削其藁工擘窠書兼通繪事性愛蘭因自號蘭堂所點染惟蘭最多筆墨秀勁識者珍之傳鐸字振路生而恭謹和厚無圭稜及遇事復剛果不可奪勇於讀書工文詞尤究心濂洛關閩之學康熙四十年授二品冠服恭愨公晚年

曹皇縣志卷六十

世家

西

多疾遇祀事輒命之代攝於興建諸大務勲贊尤多精三禮凡廟中一器物無不詳加訂正又以審樂尤難於考禮乃博求律呂書冥搜默契忘寢食久之始恍然曰鍾律正則無不正而欲正鍾律在得其中聲此卽人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然求之空虛則無憑用其私智則近鑿泥於器物則失真典午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後多徵之秬黍至王朴則專於纍黍而不復考之金石夫金石有古今而秬黍有長短皆不可盡信惟用蔡氏更造淺深之法以理合數以數合器以器求聲而黃鍾可得大樂可成所謂中爲大本由心而生也雍正元年襲封衍聖公二年

世宗詣學

遣行人顧持禮召取入京陪祀時己年五十三患足疾
上軫念步履艱難

命其次子繼溥代行禮是年六月癸巳祖廟灾率族人素服三
日哭引咎自責疏入

上遣禮部侍郎王景曾來闕里祭告傳

旨慰問尋大發帑金

命禮部侍郎留保山東巡撫岳濬前巡撫陳世倌率屬興建而
以傳鐸共董其事又

諭廟中有應添設者可直言無隱因奏增樂器庫值房諸處皆
得

旨俞允明年

曲阜縣志卷六十 世家

五

賜御書欽承聖緒四字七年

賜

世祖御製人臣儆心錄

聖祖御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衷性理精義朱子
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朝詩
全唐詩律歷淵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及

御製朋黨論周易本義周易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
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古文康熙字典淵鑑類函釋史佩文
韻府凡二十七藏闕里八年聖廟成率族人入謝

頒賜稠疊明年

詔修孔林仍

命同陳世倌監理以疾難起上疏乞休蒙

恩予告而以長孫廣榮襲世爵仍力疾從事閱歲工竣復開館纂修闕里盛典一書十三年夏卒

賜祭葬如故事子繼漢字體和好讀書能強記席豐履厚處以謙冲克守先聖持滿之訓未襲封而卒雍正十三年贈衍聖公廣榮字京立雍正二年年十二以衍聖公嫡長孫授二品冠服好經術嫻禮儀歲時慶賀嘗隨祖父入覲九年襲封衍聖公明年秋八月以林工告竣率族人入謝

世宗以廣榮嗣封至是始陞見

詔大學士會同禮臣議

召見儀欽天監諏日以是月甲戌

曹臯縣志卷六十

世家

六

入 上御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禮部堂官引廣榮由出入賢良左門

命坐

賜茶

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齒尙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矣廣榮頓首謝出

賜御銘松花石硯一方蟒錦緞七疋仍依故事宴於禮部廣榮歸益勵志於學名所居堂曰念典十三年夏四月祖父卒居

喪哀戚盡禮秋八月

世宗憲皇帝升遐入都哭臨我

皇上召見圓明園

恩禮備至是歲以

覃恩得贈父繼漢如其爵乾隆二年赴都恭送

世宗梓宮入泰陵三年春

皇上臨雍應

召入京奏准元聖後裔東野氏五經博士一體陪祀上

親耕藉田頌

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篇

上嘉覽焉四年秋入賀

曲阜縣志卷六十

世家

七

萬壽會開

經筵

特令入班聽講明年秋再預

經筵因奏請著爲令

詔從之六年以曲阜知縣毓琚不職列狀上告毓琚亦許以數

事

上命大臣同巡撫會勘勘者微不得實有異辭

詔原勿問而毓琚被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

賜卹典如故事廣榮性本伉爽英毅後更事旣熟漸純粹謹密

篤於孝友與人交不設城府尤勇從善下至臧獲輩有以讜

言進者皆虛已聽受卽不當亦弗罪也所著述甚富年僅三

十一而卒子昭煥昭煥字顯明乾隆九年襲封衍聖公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終

曲阜縣志卷六十

世家

六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一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世家第七之二

男承焯編

東野氏 顏氏 曾氏 孔氏奉述聖祀事 孟氏

東野之系其先蓋出自魯公季子公子魚食采于國之東野因氏焉傳十數世屬益疏或居晉定公時東野畢自晉歸以善御稱楚之滅魯也殺魯公族幾盡而東野質竄東吳其子環以勇力事漢高帝已廼謝病歸魯居東海者曰熙熙元孫始還故里宋真宗幸魯封周公爲文憲王建廟于故魯太廟之舊基命兗州刺史春秋祭而王欽若言東野宜諸書皆作紆數世合居稱孝義詔特旌其門元泰定中有歷官益都路總管者爲東野潛宜十世孫也贈封父祖如其官勒碑銘明弘治時山東撫按始訪求周公後給東野禮儒服奉祀事八傳而至雲鵬蓋以譜所載距受姓之初已七十五世矣

曲阜縣志卷六十一 世家

世家

一

國朝順治十七年刑科都給事黏本盛請正祀典疏云伏思道統之傳無過六經而周公作易象詩書禮樂以俟夫子之刪定贊修而春秋亦作焉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又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明道統之傳發自周公而述之孔氏故性理有曰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臣前任洛陽司李見西郊祭先聖祠有周公像焉以伯禽爲配而天下學宮未獲奉祀心竊疑之伏考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又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太宗貞觀二年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

子配之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崇祀學宮正位已久今欲于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誠又難其地再四思維孔子既稱得統于周公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也傳聖之功與啓聖之功均當不朽請乞勅部詳議于直省學宮酌立周公祠曰傳聖祠致祭如啓聖祠例庶幾孔子夢寐之誠默鑒而式臨之而與祭者幡然觀感思周公孔子之道之並重也所係僅几筵簠簋之間哉格于部議未行康熙初四氏學縣學公請詳奏恩爵東野氏比諸先賢後亦不果歲之甲子聖祖仁皇帝幸魯雲鵬子縣學生員沛然率族迎

鑿疏乞世襲其畧曰臣祖周公以元聖之德制作禮樂以其道傳之孔子自唐武德中尊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宋大中

曲阜縣志卷六十一

世家

二

祥符中追封周公爲文憲王與孔子封文宣王先後並重今周公祠宇頽壞主鬯僅一青衿祭田不及百畝並不得與顏曾孟仲比此千百年未舉之曠典有待於今日者也恭逢我

皇上聖明天縱問學日新駕幸闕里尊師重道臣係元聖後裔

沐恩榮膺衣頂念祖廟摧殘不堪駐驂謹將東野誌書恭呈御覽倘蒙垂念周公傳道之功俯施恩典得側於顏曾孟仲之

間雖一家之私榮寔萬世之同慶臣稽首頓首誠惶誠恐謹

跪捧恭進以聞下部議部覆以無故事

詔曰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焉其子孫應否給與職

銜會九卿科道詹事再會議議請取其嫡派各結並宗譜到

日禮部將應襲之人題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做顏子祀

田例給田五十頃令該撫飭葺廟宇報可于是以東野沛然爲博士主祀事設禮生二十人廟佃戶各十戶他悉如議東野氏世襲博士自此始沛然卒子枝盛字郁文以康熙三十三年襲枝盛卒子興輝字丙南以雍正元年襲興輝卒子衍兆字行可以雍正八年襲乾隆三年

皇上臨雍衍聖公上言元聖周公實先師之所誦法其後裔東野氏旣蒙列于五經博士而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乞請許一體陪祀

天子俞允衍兆得與陪祀受

錫賚如例衍兆襲三十三年而卒子崇鑄字象鼎以乾隆二十一年襲

顏氏自復聖後歷周秦漢唐宋元世有聞人顧其襲職奉祀乃始自前明明洪武初以顏子五十七世孫池爲宣德府學教授已而改三氏學教授池字德裕子拳字克膺拳子希仁字士元景泰三年詔官顏孟子孫各一人適希仁爲巡按御史顧暉所劾詔黜希仁召希惠以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六年以希惠非大宗子乃罷希惠而仍授希仁之長子議議之後始世襲語在通編中議字定伯成化元年陪祀辟雍賜第於東安門外入觀馳驛著爲令議卒子公鉉字宗器十八年襲公鉉奏設灑掃戶二十五置祭器立墓門修陋巷志子重德字尙本正德二年襲卒子從祖字守嗣襲卒無子嘉靖四十一年以從祖從父重禮之長子肇先爲嗣肇先字啓源

卒子嗣慎字用先萬歷三年襲卒長子尹宗先卒以次子尹祚字永錫爲嗣萬歷中代襲尹祚爲人博學好義尹宗之子伯貞旣長遂以其職讓之伯貞字叔節二十七年襲卒子幼弟伯廉字叔清三十四年襲卒伯貞之長子光魯字師旦天啓二年襲光魯有疾請命其子紹統代主祀事崇禎十四年襲職三月卒無子又以其弟紹緒代襲紹緒字振宗

國朝順治元年仍令供職九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五經博士子懋衡字向九康熙五年襲陪祀

賜宴恭遇

覃恩及逢

幸魯陪祭受賞賚各晉一級後皆如例懋衡長子崇文早卒次

子崇敷康熙四十一年襲崇敷卒子懷禮字約亭康熙五十五年襲卒子士基幼襲職未幾卒先是崇文旣沒嗣以崇敷之次子懷釋至是士基卒無後懷釋乃以其子士墳爲懷禮後雍正二年襲職又卒六年復以懷釋主祀事懷釋字彤賓仍以其子士塚後懷禮懷釋襲職四十七年至乾隆之庚寅以老病告衍聖公乃咨補士塚襲博士主祀事

曾氏自西漢末都鄉侯據避王莽亂徙豫章子孫散居撫吉諸郡間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穴中得懸棺碣曰曾參之墓詔加修築正德中山東僉事訪得曾子之後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幾而沒嘉靖十二年少宰顧鼎臣言曾子爲聖門高第得吾道之

正傳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宜追求其後主祀事迺詔江西提學副使徐階親往吉安之永豐訪曾子後時曾嵩會袁自以生長南方不樂徙北獨曾質粹欣然請行階以聞乃命質粹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襲質粹字好古曾子五十九世孫三十九年卒子吳未襲卒子繼祖字繩之少病目曾衰以歲貢入京謀奪其職爲給事中劉不息御史劉光國所糾迺罷衰官而仍以繼祖主祀事繼祖卒子承業字洪福萬歷五年襲承業卒子弘毅崇禎元年襲弘毅卒子聞達十四年襲

國朝順治元年仍令供職康熙七年聞達卒子貞豫襲貞豫卒子尙溶二十九年襲尙溶卒子衍櫛雍正八年襲衍櫛卒子

曲阜縣志卷六十一 世家

五

興烈乾隆四年襲興烈卒子毓樽十一年襲

孔聞禮字知節明衍聖公宏緒次嫡子也究心天文律歷聲音制度等書正德元年初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中庸書院祀自後世以衍聖公次嫡子襲之如無次嫡或有而已領他職則庶子及族子亦代襲焉聞禮卒嘉靖二十五年衍聖公聞韶次嫡子貞寧字用致襲卒萬歷二十三年衍聖公尙賢次嫡子衍明史作蔭或作尹允皆亂字之避也桂襲卒天啓二年衍隆代襲卒八年尙達代襲卒崇禎十年衍相代襲卒十四年衍錫代襲卒十六年衍鈺代襲

國朝順治元年仍令供職卒七年毓麟代襲卒康熙五年毓瑛代襲卒衍聖公興燮次嫡子毓挺以康熙十八年襲毓挺字

鐘輿

賜三品階授奉議大夫嘗請捐建子思子專祠於聖廟西北隅未與工而卒毓堯博學工文詞著拾籥餘閒研露齋文集麗則詩集蕉露詞集後人以

御賜書遠秀二字總名之曰遠秀堂集有曲阜賦見別錄康熙四十五年衍聖公毓圻次嫡子傳懿襲博士傳懿字振文性通敏美丰儀能詩書

世宗臨雍入京陪祀

召見內殿嘉博士風神肖其父欲用之間博士有陞遷否傳懿以職在奉祀子思祖廟乃止

賜六藝世家四字額著補閒集清濤詞卒衍聖公傳鐸次嫡子

曲阜縣志卷六十一

世家

六

繼博以雍正十一年襲有疾致仕其弟繼澍以乾隆二十一年襲

孟氏自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荐孟寧授鄒縣主簿奉祀

事明洪武元年詔以孟子五十四世孫思諒奉祀世復其家

思諒字友道子克仁字信夫克仁子希文字士煥景泰三年

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希文卒子元字長伯弘治二

年襲請重修孟子廟卒子公榮幼嘉靖二年以元弟亨之子

公肇襲公肇字先文少好學事繼母孔氏以孝聞卒十二年

仍以公榮襲公榮字橐文卒子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襲卒

子承光萬歷二十九年襲天啓二年率其長子弘畧拒妖賊

徐鴻儒母子俱被害事聞贈承光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貞

淑恭人子弘畧贈太常寺丞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諭祭立
祠祀之次子弘譽以三年襲職卒弘畧之子聞玉崇禎二年
襲無子卒弘譽之子聞璽襲卒子貞仁

國朝順治元年襲職卒子尙桂康熙五年襲卒子衍泰五十九
年襲卒子毓瀚乾隆十九年襲卒子傳榘幼其叔毓琦二十
四年攝祀事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一終

曲阜縣志卷六十一

世家

七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二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列傳第八之一

男承焯編

展氏

展獲字季禽一曰展禽無駭之子而公子展之後也無駭卒羽父爲請諡與族隱公問於衆仲因命以祖字爲展氏展獲食邑柳下故稱曰柳下季及其卒也其妻諡之以惠故又曰柳下惠焉柳下惠仕於僖公之時蓋三爲士師而三黜矣齊代魯求岑鼎魯人載贖以往齊人使告曰若柳下季以爲真者請受之矣公使請季季曰君之載贖者愛鼎也臣亦愛臣鼎公遂以真鼎予齊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二 列傳

一

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繇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繇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

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

曹縣志卷六十一 列傳

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季嘗冬夜宿郭門外有女子以天寒求同宿季乃坐女子於懷然至旦不亂惠弟喜喜或曰乙喜爲魯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告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

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其後有展莊叔者襄公二十九年晉范鞅來聘拜城祀公享之使莊叔執幣其族展瑕展玉父乃爲家臣公臣不足射之耦取瑕及玉父爲一耦焉展氏蓋無爲卿者

論曰柳下季之賢之聖論孟之言詳矣茲故不論獨怪季與孟夫子皆魯公族而不見用且俱尼於臧氏臧氏急則用惠事已卽棄焉故喜退齊師而略不一酬其庸嗚呼又豈獨臧氏罪乎哉

臧氏

臧僖伯者公子彊也不知其所由受氏隱之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不聽僖伯稱疾不從其年十二月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僖伯子哀伯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三 列傳

一

哀伯名達桓之二年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太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哀伯子瓶瓶子文仲文仲名辰莊公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飢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

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隋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戾於敝邑飢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僖之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醫亦不誅文仲言於公曰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君盍請衛君以動晉使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從之衛侯以釋其明年晉侯分曹田以畀諸侯公使文仲往文仲納重館人言獲地於諸侯爲多歸薦重館人於公曰臣聞之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文仲以文公十年春卒蓋爲卿者五十年矣孔子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文仲子宣叔宣叔名許成之元年及晉侯盟於赤棘歸聞齊之將出楚師也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如晉乞師與季孫行父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卻克敗齊師於鞍齊人來歸汶陽田三年晉荀庚衛孫林父來聘公問其次於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大國之下卿當小國之上卿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焉公從之四年夏宣叔卒子賈爲繼室子紇紇少育於公宮故繼宣叔爲司寇是爲武仲武仲爲人短小而任智數成之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武仲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襄之五年武仲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七年齊師來伐我齊高厚圍武仲於防我師逆之至旅松邾人紇臧疇臧賈以甲三百送武仲齊師去之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十九年季武子以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武仲曰借

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季武子以姑姊妻之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若上之所爲而民爲之亦其所也又可禁乎二十三年武仲爲季孫立悼子而退悼子之兄公鉏公鉏以是怨臧氏孟莊子疾其御豐點謂公鉏若立羯請讐臧氏莊子卒公鉏立羯初孟孫惡武仲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武仲入悲哀出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武仲聞之使士甲季孫命攻之武仲斬鹿門之關以奔邾使以大蔡致臧賈臧爲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請其可賈曰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使爲

以龜請遂自爲也武仲如防魯人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齊侯將與之田武仲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臧爲子昭伯昭之二十五年從公討季氏弗克與奔於齊初昭伯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僕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問內子及母弟不對昭伯歸而察之皆無之執會戮之逸奔郈爲郈賈正計於季氏昭伯使以戈楯杖之執諸季氏中門季氏曰何故以兵入吾門遂逐臧氏而立會會曰僕句不吾欺也其後有臧賓如賓如子石哀之二十四年晉人來乞師伐齊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

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邱晉師餽臧石以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臧氏蓋與魯相終始云

論曰臧文仲以抑柳下見譏然乃薦重館人意其材不愈於已故不復揜其善與文仲與宣叔爲魯二勲叔孫又以立言頌之顧其所表見不盛著將史之多軼抑實靡有述也武仲者予智自雄骹二伯之令宜其不免也歟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四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列傳第八之三

男承焯編

孟孫氏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而莊公之弟也莊之二年帥師伐於餘邱始專國事其後莊公卒公子友立子般慶父使圉人犂弑之齊人立湣公湣公哀姜姊叔姜之子也哀姜通於慶父欲立之故慶父又使卜齮殺湣公公子友以僖公適邾慶父知不偕而奔莒僖公立取於莒而誅之慶父子公孫敖僖十五年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文之元年周內史叔服來會葬敖聞其能相人也見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其年敖會晉於戚又通盟於齊明年

曲阜縣志卷六十四

列傳

一

會諸侯於垂隴七年如莒蒞盟初敖娶於莒曰戴已聲已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及其蒞盟也爲仲逆焉見其美而自娶之仲欲攻之公止之使仲舍之敖返之而爲兄弟如初敖聽命然自是不安於魯八年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立其子穀是爲文伯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敖重賂以求復惠叔請之將來卒於齊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皆門寇而死獻子名蔑文伯穀之子也始以仲孫爲氏宣之九年聘於京師

王以爲有禮十四年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君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從之成之五年聘於宋六年與叔孫僑如侵宋十三年從公會晉師伐秦十六年晉卻轡用叔孫僑如之譖欲去季文子與獻子子叔聲伯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亾之魯必夕亾卻轡乃止十八年會諸侯於虛打襄公元年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復會齊曹邾杞之師次於鄆二年會晉荀瑩等於戚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瑩曰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五年會吳於善道十年從公會晉師滅偃陽十三年公至自晉獻子書勞於廟十九年卒子莊子莊子名速襄之十六年齊侯圍成速邀之齊侯曰是好

曲盡卷六十四 列傳

二

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從伐齊斬其楛以爲公琴二十年會莒人盟於向修督揚之好也邾人問我有諸侯之事也驟伐我秋莊子帥師報之二十三年秋卒莊子少嗣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君子以爲難莊子子孺子秩孝伯羯莊子卒孺子秩當立初莊子惡臧紇又惡於季公鉏孟氏之御豐點好羯也再三曰從子言必後孟氏羯是之點遂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其父季武子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莊子卒武子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秩也長對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而秩奔邾羯因讐臧氏臧紇以是出奔事具臧氏傳二十四年羯帥師侵齊明年齊師來伐羯

族人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二十八年羯告朝
楚於晉二十九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冬報聘於晉三十一
年穆叔自晉歸語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孟死韓
子必爲政子盍與季孫謀之可以樹善對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謀夕將焉用樹穆叔曰孟孫將死矣九月孝伯卒
孝伯子糞是爲僖子昭公七年公如楚僖子爲介及鄭不能
相禮及楚又不能答郊勞病之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九
年聘於齊十年與季平子伐莒十一年會邾子於祲祥泉邱
人有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曰有子
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饋反自祲祥宿於遠氏生懿子
及敬叔於泉邱人二十四年僖子疾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曹縣志卷六十四 列傳

三

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予口其恭也如是臧孫
純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
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及僖子卒孟懿子與南宮敬叔事夫子夫子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
懿子卽何忌也昭之二十四年公伐季氏使卍昭伯逆懿子
懿子見叔孫之救季氏也殺昭伯於南門之西公以是出奔
處於鄆二十七年懿子與陽虎伐鄆敗公徒焉三十二年不

告公而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之三年盟邾子於拔六年受陽虎使與季桓子如晉八年帥師侵衛冬爲季氏逐陽虎十年侯犯叛懿子與叔孫州仇圍郕十二年與季桓子墮費將墮成公歛父告懿子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哀之元年帥師伐邾二年與季孫叔孫取邾田遂及邾子盟三年桓僖宮災南宮敬叔命出御書侯於宮曰庀汝而不在死六年伐邾九年齊侯使孟公綽辭師於吳十一年孟孺子洩從師及齊師戰於清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曰馬不進也孺子洩卽武伯彘也十四年八月懿子卒初武伯欲圍馬於成人不受武伯怒及懿子卒成人奔喪又不納十五年成叛武伯伐之不

克十七年從公盟齊侯於蒙齊人責公稽首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對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彘也二十五年公至自越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公遇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不對公卒奔越武伯子孟敬子名捷曾子告之以君子之道論曰共仲之逆穆伯之蕩而卒有後於魯國其季世且生亞聖焉豈天之報施或爽哉書曰尚蓋前人愆惟忠惟孝獻子莊子之謂歟固所以佑啓其後人也懿子親受業於夫子而行與義違與武伯固同爲可慨者矣入僖子之官能無報乎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四終



單縣志卷六十四
列傳

五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五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列傳第八之四

男承焯編

叔孫氏

叔仲氏附

公子牙慶父弟也莊公疾牙欲立慶父季友曰臣以死奉般
牙將弑子般季友以公命飲之酖而斃之立牙子茲僖之四
年茲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五年娶於牟十六年卒子得臣
始以叔孫氏是爲莊叔文之元年謝賜於京師三年會晉宋
之師伐沈七年公子敖與襄仲爭已氏仲欲攻之牙孫叔仲
彭生諫於公而止之彭生者惠伯也九年春莊叔如京師葬
襄王冬楚越椒來聘執玉傲惠伯曰是必亾若敖氏之宗傲
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一年夏惠伯會晉郤缺於承筐其年冬

曲阜縣志卷六十五

列傳

一

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十四年惠伯帥師伐
邾十八年文公卒莊叔與襄仲如齊初宣公私事襄仲仲欲
立之惠伯不可仲殺太子而以君命召惠伯公冉務人曰入
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不從
而八仲殺之而復叔仲氏宣之五年莊叔卒子宣伯僑如穆
叔豹僑如嗣卿成之二年與季孫行父等敗齊師於鞍三年
帥師圍棘討不服也五年饋晉荀首於穀六年與孟獻子侵
宋八年會晉士燮伐邾十一年聘於齊十三年從公朝京師
欲王之賜已也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十四年逆女於
齊十五年及諸侯之大夫會吳於鍾離十六年奔齊初宣伯
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故譖季文子孟獻子於郤讐

晉人執文子於荅邱既而歸之故宣伯奔齊季孫豹於齊而立之宣伯在齊又通於聲孟子孟子使立於高國之間宣伯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襄之二年穆叔聘於宋三年從公會諸侯於鷄澤遂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聘於晉晉侯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

曲阜縣志卷六十五 列傳

二

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加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諷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五年覲鄆太子於晉以成屬鄆六年修平於邾七年衛孫林父來聘公登亦登穆叔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林父不悛穆叔曰孫子必亾爲臣而君亾之本也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穆叔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

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十五年與季孫城成鄆十六年聘於晉且言齊故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矣晉人許之十九年會晉士句於柯歸城武城二十三年帥師救晉次於雍榆二十四年賀克欒氏於晉晉士句逆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其范氏之謂乎對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不可謂不朽其年冬聘於京師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

路二十七年會諸侯之大夫於宋季武子以君命告之曰視邾滕穆叔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遂盟於宋而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遂奔吳富於其舊子服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叔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其年從公如楚過鄭鄭伯有廷勞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可棄乎及楚聞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穆叔曰叔仲專之哉遂行昭伯者叔仲帶惠伯之孫也明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禘穆叔使巫以桃茆先祓殯楚人悔之夏吳季札來聘悅穆叔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三十年會諸侯之大夫於宋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

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官也六月公卒叔仲帶竊其拱璧由是得罪昭公之立也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昭之元年穆叔會諸侯之大夫於虢見楚令尹子圍之服衛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會季武子伐莒楚人以爲討欲執穆叔晉樂王黼欲求貨於穆叔而爲之請穆叔不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晉趙武聞之爲之請於楚而釋之及歸季孫勞焉旦及日中不出旣而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四年卒實餓而死也初穆叔奔齊私於庚宗之夫人生子曰牛使爲內豎又娶於國氏生子曰孟丙仲壬

牛欲亂叔孫氏強與孟盟不可則譎而殺之又與仲盟仲辭公賜仲環牛告穆叔曰見仲而何穆叔曰何爲牛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矣遂逐仲穆叔欲食牛弗與有饋者牛不以入置虛命徹穆叔竟不食死牛立媪而相之是爲昭子昭子旣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七年如齊泄盟十年如晉會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曰非禮也不聽晉果使叔向辭焉歸自晉見高彊而語人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子尾忠於君君甚寵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子弗能任罪猶及

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南蒯欲去季氏而使公子慤更其位語叔仲穆子而告之故穆子者叔仲小帶之子也初季悼子之卒也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克莒更受三命叔仲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嫡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乃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欲使昭子逐之昭子命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季孫不聽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二十三年如晉晉人以我取邾師故執之使與

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晉人將以昭子與邾昭子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起曰子以叔孫與其仇叔孫必死之魯亾叔孫必亾邾邾亾君將焉歸乃弗與范鞅求貨於叔孫而曰請冠焉昭子爲不知者與之冠法及兩冠曰盡矣魯使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者請其吠狗弗與及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四年自晉歸二十五年聘於宋季孫之未逐公也昭子如闕及歸而昭公已奔齊見平子平子曰子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怠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

得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言於齊公左右欲殺之公不許平子有異志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是爲成子定之元年逆昭公之喪於乾侯五年卒子州仇是爲武叔十年郈畔武叔兩圍之不克齊人取郈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十二年帥師墮郈哀之二年與季孫孟孫伐邾及邾子盟三年與季孫城啓陽復與孟孫圍邾十一年以冉求言使師及齊師戰於清又從公會吳師伐齊武叔之子舒是爲文子二十六年帥師會越人納衛君轍不克二十七年三卿及越人盟於平陽季康子曰使子贛在吾不及此孟武伯曰何不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已而公欲去三桓三桓相與謀而逐公公卒於越

論曰莊叔屢禦外侮穆子雍容論議而不失其正固一時之能臣也昭子論桐門右師而曰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由其言以迹其生平詎不與琨玉秋霜比質哉困於柄臣賁志以沒嗚呼其可惜也哉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六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列傳第八之五

男承焯編

季孫氏

公子友桓公之季而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亾則魯不昌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二十五年報女叔之聘於陳二十七年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於夫人公子友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不忍見也故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公子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友遂以公命酖僖叔而立子般十月慶父弑之季友奔陳湣之元年公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六 列傳

一

及齊侯盟於落姑季子來歸稱季子重社稷也二年慶父弑湣公而奔莒成風素事乎友而屬公子申焉故季子立之是爲僖公僖公元年友敗莒師於鄆獲莒挈公賜之以汶陽之田及費季氏始大三年如齊涖盟七年如齊聘十三年又如齊十六年卒稱季友者公以其有社稷功生而賜氏也孫行父是爲季文子文之六年夏文子聘於陳娶焉秋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從公會鄭伯於斐鄭子家賦鴻雁文子曰寡君不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五年春如晉爲齊人之執單伯及子叔姬也秋復如晉告齊人之伐我

也冬齊侯復伐我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人曰何故行禮難以免矣十六年會齊侯於陽穀齊侯不與盟十八年文公卒襄仲弑太子惡文子知焉故聘於齊宣公元年又納賂於齊十一年聘於齊十八年宣公卒公孫歸父奔齊初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故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而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成公二年帥師會晉師敗齊於鞍四年從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自晉歸公欲卽楚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六年聘於晉七年吳伐郟文子曰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亾無日矣八年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

齊文子私於穿曰君謂汶陽敝邑之舊也故用師而歸諸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九年致女於宋十一年報聘於晉十六年晉人用叔孫僑如之譜執文子而舍之於荅邱既而歸之襄之元年齊姜卒文子取穆姜之櫬以葬君子謂文子於是不哲矣既而定姒卒匠慶取文子之櫬以爲櫬文子亦不能禦也五年卒文子歷相三君而家無私積君子謂之忠子武子武子名宿六年以繼父爲卿見於晉七年報聘於衛八年會鄭伯及諸侯之大夫於邢邱九年報聘於晉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有其一武子使入已者無征入公者倍征之故民皆屬於季氏十二年帥師救台八

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於向其年復會於戚十五年帥師城成郛十九年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穆豈惟敝邑二十年報聘於宋二十三年逐臧孫純二十九年公在楚武子取卞使公冶以叛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欲不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昭之元年伐莒取鄆二年致服於晉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而盡征之以貢於公公室無民焉六年如晉拜莒田晉侯饗之有加籛武子辭晉人以爲有禮重其好貨七年武子卒子悼子紇悼子子平子意如十年意如伐莒取鄭始用人於亳社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初意如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欲去季

氏以子仲代其位而張公室旣而不克故以費畔如齊十三年意如使叔弓圍費不克意如更親費人費人畔南氏其年八月從公會諸侯於平邱晉以我伐邾莒故不見公而執意如旣而歸之意如不行晉侯患之使叔虎辭意如意如懼逃歸十四年費仍服於季氏十六年如晉會葬二十五年公憤意如之專而無上也帥師討之意如請囚請亾皆弗許已而孟孫叔孫助意如意如遂反敗公徒而出公公奔齊二十六年年齊侯將納公意如使納貨於梁邱據而止之二十七年宋衛欲納公意如行貨於晉士鞅而止之三十一年晉侯將納公士鞅以意如貨已而止之初意如之逐公也每歲賈馬而歸之於公從者公執之乃止及晉之將納公也意如練冠麻

衣跣行以伏於晉晉人固憐之公辭又不善故晉人不納公而使意如歸祭三十二年公卒於乾侯意如而後喜可知也遂迎公子宋而立之遂欲溝公葬於外且爲之謚榮成伯諫乃止然卒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初昭公之出也意如禱於煬公及昭公卒意如曰煬公之力也遂立煬宮定之五年意如死陽虎將以璠瓊飲仲梁懷不與乃止意如子斯是爲桓子是年冬虎囚桓子而與之盟遂其家臣公父獸等六年虎使桓子及孟懿子如晉又使二子圍鄭七年虎以二子禦齊欲死之不果八年虎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奔孟氏遂逐虎虎奔齊遂奔晉於是桓子推轂孔子使攝行相事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田孔子也十一年帥師墮郈墮費亦孔子也已而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然桓子卒悔之哀之二年帥師伐邾三年帥師城啓陽其年秋七月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子必爲政爲政必召仲尼數曰桓子卒康子嗣卿康子名肥桓子庶長子也桓子卒桓子之嫡生男家臣正常以告於朝將立之公使視之則死矣故康子繼卿七年背吳盟而伐邾八年吳伐我報伐邾也十一年使宰冉求敗齊師於清旣又會吳師敗齊康子使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其年康子欲用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十二年康子卒使用田賦十四年小邾射以勾

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康子使季路季路不可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以肥之得備彌甥也不腆先人之產馬其可以稱旌繁乎二十三年公將以越人謀康子康子納賂於越太宰誣而止之二十五年公至自越始與康子有惡二十七年及越后庸盟其年卒三桓相與逐公公卒於越

論曰莊潛之際微成季國幾頓矣然慶父也牙也人人得誅而令彼有後且友以生而賜氏於此嘆壞法亂紀自季子始故浸淫數世卒成意如也支子與聞乎弑而逐吾僕之辭曰臣於大功二十之一耳倘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

曲阜縣志卷六十六 列傳

五

歟武子諸人不無小善而君子羞稱爲人臣豈不在忠義乎哉豈不在忠義乎哉非忠義其難以免於君子之訾議也哉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六終

叔氏子服氏

叔肸者宣公之弟也宣公之弑惡及視而自立肸心常非之公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宣公十七年卒諡曰惠伯子嬰齊是爲聲伯成之二年與敗齊師於鞏六年如晉八年逆婦於莒十一年晉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其外妹於施氏而與之十六年從公會晉師伐鄭師次於督揚聲伯使叔孫豹逆於晉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旣而晉人執季文子公使聲伯請於晉晉卻犇曰苟去蔑與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若去二子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仇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書曰子叔子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必圖之乃歸季孫十七年卒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狸脈而占之曰子懼死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我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子叔老襄之十四年及季孫會諸

侯之大夫於向十六年會鄭伯晉荀偃伐許二十年聘於齊
二十二年卒諡曰齊子子叔弓是爲敬子三十年如宋葬共
姬昭之二年報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
好固曰汝毋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宏矣致館又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日
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如滕會葬五年敗莒師於蚡泉六年聘
於楚八年如晉九年會楚子於陳十年與孟孫季孫伐莒取
郟十一年如宋會葬十三年帥師圍費不克十五年卒子輒
二十一年卒輒弟鞅二十二年如京師會葬景王二十三年
卒子詣二十九年卒弓曾孫還哀之五年如齊會葬六年會
吳於相十四年卒子青二十四年使於越

仲孫它者獻子之子貴而能儉季文子使爲上大夫始別以
子服爲氏卒諡懿伯子椒是爲惠伯襄之二十八年從公如
楚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隋而多淚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
於其位而哀已甚能無從乎昭之三年介叔弓如滕遇其父
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
乃先受館七年從公如楚初公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
其不行惠伯曰行也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公
從之十二年南蒯將畔筮之遇坤之比以示惠伯對曰吾常
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
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唱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爲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則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弗省十三年從公會諸侯於平丘晉侯以邾莒之愬不見公且使叔向辭焉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公懼聽命晉人遂執季孫意如以歸惠伯從之私於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以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吳告於韓起遂免意如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而執其老何免之爲晉人患之使叔虎辭意如意如乃歸惠伯子回是爲昭伯

十六年從公自晉歸曰晉之公室其將遂早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爲習習實爲常能無早乎意如曰爾幼惡識國旣而晉昭公卒意如曰子服氏有子哉其後爲子服景伯景伯名何哀之三年桓宮僖宮灾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供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會吳於鄆吳徵百牢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對曰晉范鞅貪而棄禮故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將棄疾於我乃與百牢旣盟而康子欲

伐邾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背大不信伐小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弗聽八年吳爲邾故伐我孟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旣而魯將爲城下之盟景伯曰我未及虧而爲城下之盟是棄國也負載造於萊門魯人懼請釋景伯於吳吳人許之十三年公會晉侯吳子盟於黃池吳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諸侯以見於伯今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執景伯景伯曰何立後於魯矣遲速惟命且謂太宰嚭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何世有職焉若不會將曰吳實使然嚭懼乃言於吳王而歸之十五年與子貢使於齊齊人歸成

田

論曰叔胥介介自守不食非義之粟充其操其伯夷叔齊之流矣而行事不少概見豈以其動義概而忤雄心負列委曲固非其所志哉其子孫世多賢達與子服氏皆爲魯國之望余故序列於篇使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七終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八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列傳第八之七

男承焯編

衆仲 申繻 曹劇 里革 冶區夫 閔馬父 子

家羈 郕昭伯榮成伯家臣秦堇父 釁夏 周豐 宰質

唯 宛春 杻汜 犁鉏 南宮邊子 公儀休 秦巴西

衆仲公子益師之子也隱之四年衛州吁伐鄭公問之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旣而衛人殺州吁於濮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曲阜縣志卷六十八 列傳

一

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於是公初用六佾八年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旣而無駭卒公問族於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以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申繻桓公時大夫桓之六年九月子同生公問名焉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

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與夫人如齊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之必敗公不聽齊人殺公莊之十四年鄭兩蛇鬪於南門一蛇死旣而厲公入公問於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足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曹劌莊公時大夫長勺之役劌問所以戰於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

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莊之十三年公將會齊侯於柯劌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對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及會公登劌手劌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劌曰城壞壓境君不圖乎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劌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齊侯曰諾劌請盟齊侯下與之盟已盟劌擄劌而去之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

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擗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里革卽太史克也宣之元年莒濮來奔公與之邑曰今日必授里革遇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

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臧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旣而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穿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麋麇鳥翼穀卵蟲舍蚍蜉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菽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苦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成之十八年晉人弑厲公邊人以告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汜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冶區夫魯大夫也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閔子馬亦曰閔馬父昭公十八年魯使如曹會葬者見周原伯魯與之語不悅學歸告閔子閔子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二年叔鞅歸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馬父曰王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二十六年王子朝自楚以辭告於諸侯馬父曰文辭以行禮也子

朝千景之命違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哀之八年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能恭道將何爲

子家羈諡懿伯莊公之元孫也昭之二十五年公將伐季氏以告子家子家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

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從公討意如意如請囚請亡皆弗許子家曰君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曰入慝作弗可知也不聽叔孫救意如公徒敗子家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改又不從遂從公孫於齊子家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公不從臧昭伯爲載書盟從者曰戮力同心好惡共之無通內外子家曰如此吾不可以盟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七年公居於鄆仲孫何忌攻鄆鄆人將戰子家曰天命不洎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公徒果敗其年冬齊侯享公子家曰朝夕立於

其朝又何享焉飲酒而已二十八年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公不聽晉人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齊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公之乘馬死將爲之積子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三十一一年意如從晉荀躒如乾侯子家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不聽晉人亦不罪意如子家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而從者不可三十二年公疾徧賜大夫不受賜子家受之大夫皆受公薨子家反賜於府曰吾不敢逆君也定之元年意如使叔成子逆公喪且曰必止子家子且聽命焉子家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辭曰羈未得見而入

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而出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還至壞墮與從者皆反遂他適不知所終時與公討季氏者有郈昭伯公喪歸而止季氏諡公者有榮成伯郈昭伯之先曰惠伯惠伯之玄孫曰敬子同文公欲弛其宅敬子辭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

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乃止其後曰郈成子襄之二十六年聘於衛右宰穀止而享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臯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其後曰昭伯昭伯之雞與季氏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意如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昭伯與公謀討季氏及季氏之請亡也公以子家諫將許之昭伯曰必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八 列傳

七

殺之公使昭伯逆孟孫孟孫殺之於南門之西榮成伯名爨字駕鵝聲伯之子也季武子之取卞而使公治逆也公未言成伯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惟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旣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闔焉而况君子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夸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夸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及昭公之喪至自壞墮意如使役如鬪公

氏將溝焉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意如問於成伯曰吾欲爲公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然意如卒葬昭公於墓道南蓋其家臣之黨惡有力焉而家臣中亦往往有可稱者曰秦堇父孟氏臣也襄之十年夏魯師從晉人圍偏陽堇父輦重如役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孔子季氏之臣曰公冶襄之二十九年公如楚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

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同時有申須申豐魯大夫申繻之後也皆爲季氏臣昭之四年大雨雹季孫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電之爲菑誰能禦之又有叔氏之臣曰杜洩穆叔卒洩以路葬季孫使舍之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卿書之今死而不以是棄君命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舍中軍使洩以書告於穆叔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叔仲帶謂季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洩曰卿喪自朝禮也吾子爲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遂不用季孫之言葬穆叔而後行又有孟氏之臣曰謝息昭公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息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魯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旃乃遷於桃晉人爲杞取成

論曰當春秋時魯號秉禮之國聲明文物齊晉不之及而自文宣以後私門日盛公室寢衰諸君子雖時有所裨補要無能還其政柄其他乃皆爲私室用至於公臣不足射耦國欲無弱得乎子家子幽愁憂思君行勤牧圉之扞君亡矢枕戈之志雖未剗刃於意如可不謂深識君子矣哉斯雜傳所由述歟自是厥後一老不愍遺而逮乎穆平兩大賢皆不見用

二三良臣類皆斤斤自守無能有所振拔故國日削以至於
亡今舉其有聞者著於篇而閭巷之人砥行厲節者亦附見
云

釁夏魯宗人也哀公將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使夏獻其禮
對曰昔周公及武公取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不聽

周豐哀公時人哀公常執贄請見之曰不可其問荅見檀弓
田饒亦哀公時人事公而不見察饒辭公曰臣將去君而黃
鵠舉矣公曰何謂也對曰夫雞有五德而君日淪而食之者
以其從來者近也黃鵠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梁粟無雞
之德而君貴之者以其從來者遠也故臣將鵠舉矣公曰止
吾書子之言對曰有士不用書言何爲遂之燕燕以爲相三
年而國治哀公悔之

曲阜縣志卷之十八

列傳

十

宰質睢哀公之傅也哀公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公怒問於
質睢對曰天下有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不行禮義一也
嗜欲無止二也不聽規諫三也哀公穆然遂不益宅

宛春於衛事靈公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
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席隅有竈是以不
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莛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
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以宛春之知之也
而令罷之其德歸宛春怨且歸君公曰不然夫宛春魯國之
匹夫也而我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

有善於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杻汜魯恭士行年七十而恭益甚魯君問曰杻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警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犁鉏穆公時人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南宮邊子與辛櫟俱事穆公辛櫟見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

曲阜縣志卷六十八 列傳

十一

之賢也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邱爵土等其地不若營邱之美人民不如營邱之衆不徒若是營邱又有天固穆公心慚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以辛櫟之言語之對曰昔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於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曰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君無復道也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性嗜魚
容遺之魚不受客疑之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
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葵而美
拔其園葵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令其家婦燔其機云今欲
農土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秦巴西孟孫獵得麕使巴西持歸其母隨之啼泣巴西弗忍
與之孟孫大怒逐巴西尋召爲其子傳謂侍者曰夫不忍麕
其忍吾子乎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八終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九

知縣楚安鄉潘相修

列傳第八之八

男承焯編

橋庇 周霸 夏侯都尉 馮賓 夏侯始昌 夏侯

勝 夏侯建 曾申 孟仲子 毛亨 申培 許生

白生 穆生 穀梁赤 榮廣 皓星公 顏安樂

高堂生 閻邱卿 徐生 夏侯敬 制氏 扶卿

橋庇字子庸受易於商瞿子木以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
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
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田何授王同
楊何卽墨成孟但及魯國周霸言易雖人人殊要本之商瞿
橋庇

曲阜縣志卷六十九 列傳

一

周霸受易於田何又受詩於同里申公亦能言尚書官至膠
西內史

夏侯都尉受尚書於濟南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以齊詩
尚書授族子勝爲大夏侯學勝授從兄子建爲小夏侯學勝
又授孔霸及周堪霸傳子光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於是大
夏侯有孔許之學孔霸孔光自有傳

馮賓受書於信都秦恭恭受於平陵張山拊山拊受於夏侯
建恭增小夏侯說至百萬言與同學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
拊陳留假倉共明師說由是小夏侯有秦鄭張李假氏之學
賓爲秦氏學高第弟子

夏侯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

帝甚重始昌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時
昌邑王以少子愛帝選始昌爲太傅以壽終

夏侯勝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
災異後事同郡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
祿大夫會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
兩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勝爲妖言縛以屬吏
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安世謀廢立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
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
邑王尊立宣帝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
內侯益千戶宣帝欲褒尊武帝廟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
臣皆言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

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亾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
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亾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
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大夫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
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
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霸在獄欲從
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
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帝以災變因大赦勝出爲
諫大夫給事中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
君誤相字於前嘗出道帝語帝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

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帝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爲榮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亦爲梁內史

夏侯建字長卿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

曹縣志卷六十九 列傳

三

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曾申曾子之子受詩於子夏以授李克李克以授孟仲子

孟仲子名罍孟子之子或曰孟子昆弟也受詩於李克以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又授魯人毛亨

毛亨受詩於荀卿作訓詁傳以授趙人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名其詩傳曰毛詩

申公名培少與穆生白生及楚元王俱受詩於浮邱伯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及元王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客俱卒學孝文立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

魯詩元王薨郢客立是爲夷王會申公失官隨歸楚夷王復以爲中大夫令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立爲王行淫暴申公白生諫戊胥靡申公衣之赭衣使雅春於市申公耻之已歸魯居家教授謝絕賓客獨魯恭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闕不傳武帝卽位弟子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以請立明堂議不就薦申公上使奉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之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八十餘老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帝方好文辭聞申公對嘿然已招至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當是時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則陰求綰臧姦利事以

曹縣志卷六十九 列傳

四

讓帝帝因罷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以病免歸卒於家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自有傳周霸至膠西內史已見前橋庇傳內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他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而瑕邱江公受詩及春秋穀梁其徒特衆及魯人許生免中徐公守學教授許生授弟子魯國鄒人韋賢王式賢位至丞相傳其子若孫爲魯詩韋氏學王式爲昌邑王師傳張生唐生褚生而御史大夫薛廣德亦學於式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白生奄里人失其名字

穆生失其名字與申公白生同爲楚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

王爲設醴焉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去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敬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後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

穀梁赤顏師古曰名喜阮孝緒曰名俶字元始受春秋於子夏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漢衛太子旣通公羊學復私穀梁而善之其後寢微惟魯樂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

曲阜縣志卷六十九

列傳

五

樂廣高材敏捷盡傳詩及春秋學與公羊大師魯眭孟等論數困之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學

皓星公以穀梁學授蔡千秋千秋事之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也以問魯人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樂陵侯史高皆言穀梁本魯學宜興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穀梁學由是大盛顏安樂字公孫眭孟姊子也孟受公羊春秋於贏公自有傳安樂及嚴彭祖受公羊於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安樂彭祖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嚴氏學外有顏氏之學安樂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

是顏氏有冷任之學而泰山冥都瑯邪筦路又皆從安樂受公羊學故顏氏又有筦冥之學

高堂生謝承云字伯漢初爲博士傳士禮禮自孔子時而其經已不具及秦焚書散亡益多獨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經出魯淹中五十六篇內惟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三家皆立博士

間邱卿與后蒼同受禮學於東海孟卿卿受於瑕邱蕭奮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而諸言禮爲頌者由魯徐氏

徐生善爲禮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其子至孫徐延徐襄襄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禮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諸言禮頌者由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頌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

夏侯敬受禮學於沛人慶普普字孝公所謂禮有慶氏之學與大戴小戴并稱者也敬又傳其子咸咸爲豫章太守

制氏服虔云魯人善樂者漢興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然漢世之言樂者多宗制氏後且祀之于學稱爲先師鄭康成禮記釋奠先師注云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

扶卿受論語於孔安國論語之名自卿始其前猶稱曰傳也

卿仕至荊州太守

論曰酷哉秦皇之焚書也六經自孔子刪定後燦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而悍然不顧盡舉以投之一燼向微魯國諸生潛藏默識守先待後以綿一綫之緒幾何不使千聖百王之心傳盡歸於漸滅哉日月晦而復明江河塞而復流偉矣諸儒之功也迹其生平踐履類皆篤行君子不徒以明經博富貴取卿相斯聖人之遺澤未遠者乎穆生觀人於所忽決幾於至微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尤爲不可及者歟

曲阜縣志卷之六十九終

